

中国财富收藏鉴赏讲堂

王敬之

讲

田黄



王敬之·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财富收藏鉴赏讲堂

王敬之讲
田黄

王敬之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敬之讲田黄 / 王敬之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 10
(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

ISBN 978 - 7 - 5047 - 4791 - 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寿山石—鉴别—基本知识
IV. ①TS93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7069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梁 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原中国物资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4791 - 4/TS · 0072

开 本 889mm × 1184mm 1/32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625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4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热爱收藏的民族。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收藏热，概括起来大约有五次：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民国时期；第五次则是当今盛世。收藏对于我们来说，已不仅仅再是捡便宜的快乐、拥有财富的快乐，它还能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和精神的追求。收藏，俨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收藏是一种乐趣，但收藏更是一门学问。收藏需要量力而行，收藏需要戒除贪婪，收藏不能轻信故事。然而，收藏最重要的是知识储备。鉴于此，姚泽民工作室联合中国财富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财富收藏鉴识讲堂”丛书。当前收藏鉴赏丛书层出不穷，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我们这套丛书在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权威性”，目的就是想帮广大收藏爱好者擦亮慧眼，提供最直接、最实在的帮助。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目前活跃在收藏鉴定界的权威专家，均是中央电视台《鉴宝》《一槌定音》等电视栏目所请的鉴宝专家。他们不仅是收藏家、鉴赏家，更是研究员和学者教授，其著述通俗易懂而又逻辑缜密。不管你是初涉收藏爱好者，还是资深收藏


家，都能从这套丛书中汲取知识营养，从而使自己真正享受到收藏的乐趣。

《王敬之讲田黄》的作者王敬之先生，现为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玉器珠宝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教授，中央电视台《寻宝》《艺术品投资》《一槌定音》鉴宝专家。他在玉石鉴定领域造诣颇深，堪称中国研究田黄第一人。

本书博而不滥，约而不漏，注重强调对田黄的科学鉴定，将田黄的“皮、格、纹”用图片的形式加以界定，使人一目了然，非常适用于田黄收藏者和研究者的学习研究。

姚泽民工作室

2013年8月



目录

1	“石中之王”话田黄
4	田黄石的传说和“历史”
9	田黄石的成因及产地
16	田黄石的种类
31	田黄石的鉴识——传统方法
53	田黄石的鉴识——科学方法
60	田黄石的辨伪
70	寿山石雕大师薄意作品欣赏
73	附录 “国石”只能是田黄
77	后记

“石中之王”话田黄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此时此刻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深感末日来临，仓皇逃命，最后将无数奇珍异宝都丢弃了，但身上却始终揣着三颗乾隆皇帝御用的石头印章，直到他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才将这三颗石头印章献出。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宝贝石头，要让一个曾经拥有天下的皇帝与之生死相随？

这，就是产于福州市寿山乡，被尊为“石中之王”和“石帝”的珍贵宝石——“田黄”。

田黄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在整个地球上，只有寿山村一条小溪两旁“横阔凡数丈”，长十余华里的狭长水田中才有



杨玉璇刻弥勒佛

这块重140克据说是清人杨玉璇雕刻的弥勒佛，在1998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以200万港元拍卖，加上佣金20万港元，平均每克高达15000港元以上。



出产，离了这片水田，离了那缓缓流过这片水田的寿山溪，也就没有了田黄。即便是这片狭长的水田，还被分为上坂、中坂、下坂和碓下坂，而只有中坂才能出产质嫩色浓、温润细腻的佳品田黄。由于田黄有福（福建）、寿（寿山）、田（田黄）的寓意，据说乾隆皇帝在每年元旦的祭天大礼中，都要在供案的中央供上一块田黄，以祈求上苍赐予自己多福高寿，王土广袤。在清代帝王的眼里，田黄的地位超过一切珍宝，而民间相传，田黄石可以驱灾避邪，益寿延年。所有这些，都为田黄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此，自清乾隆以来，田黄石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至宝。也正因为如此，寿山村的水田自清代以来已被翻掘了无数次，如今的田黄几近绝产。在民国就有“一两田黄三两金”之说，而今

一块极普通的田黄也要数万元人民币，其价格早已超过“一两田黄十两金”。精品田黄更是价格惊人，1998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一尊清代杨玉璇雕刻的田黄弥勒佛像，重140克，竟然拍到200万港元，其价格已达到



乾隆田黄三链章

乾隆田黄三链章是国宝级文物，1997年被印成小型张邮票发行，成了国家的名片及集邮爱好者搜求的珍品。



秋韵

银包金田黄冻，重 152 克

江依霖 作

此石 1997 年被制成邮票，已变成国宝级的田黄。

“一两田黄百两金”之巨。

1978 年 8 月 17 日，国家邮电部在福建省省会福州市，隆重发行了“寿山石雕”邮票，此次发行的邮票共五枚，包括一枚小型张。小型张“乾隆链章”上展现的就是被溥仪揣着逃跑、极富传奇色彩的乾隆皇帝三链章。另一枚田黄“秋韵”，是一块重 152 克的银包金田黄冻石，表现的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读《西厢记》的情节。邮票，素有国家名片的雅称，是国家的荣誉所在。从此，田黄石不仅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取得了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而且也逐渐被全世界人士所认识。

田黄石的传说和“历史”

4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天塌地陷的上古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女娲，为了拯救人类，曾经炼石补天，或许是计算上的失误，有一块石头最终没有派上用场，于是这块命运不济、无限怨艾的灵石便生出许多扑朔迷离的故事，后来被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先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从而感动了无数的怨女旷男。

但是在福州却流传着另一种版本的美丽传说。据说，女娲补天之后，还剩下许多大小不一的灵石。于是她在神州大地上空巡视，最后发现福州寿山的山川岚气藏纳，林壑清幽，景致绝美，就把这些曾经用于补天的灵石撒向了寿山的大地，这就是蕴藏于寿山水田中的“田黄石”！

笔者喜爱《红楼梦》，也喜爱那个石头变成贾宝玉的传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寿山田黄石的传说更令人神往。因为在我们伟大祖国 96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甚至在整个地球上，为什么只有寿山的水田里才会有这种珍贵宝石的存在呢？这不是我们的伟大母亲女娲对寿山特别眷顾又是什么呢？

关于田黄石，福州还有个传说。

相传乾隆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受到玉皇大帝的召

见，玉皇大帝赐给他一块黄色的石头，还赐给他“福寿田”三个大字。乾隆皇帝醒后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这是一个“瑞兆”，但是对梦境中的情况，又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他召集群臣给自己“圆梦”，一位闽籍大臣听后连忙跪倒禀告：玉皇大帝赐给皇上的一定是产于福州寿山的田黄石，因为这正合玉皇大帝赐书的“福寿田”三字。乾隆皇帝听后极为高兴，认为这确实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从此，他就在元旦行祭天大礼的时候在祭桌中央供上了田黄石。

这个传说，同样是美丽的。

与这两个传说相比，另一个传说则要相形见绌了。相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安徽凤阳有个穷小子朱元璋，为了躲避灾荒，逃到了福州寿山，他饥寒交迫，又偏偏碰到下大雨，走投无路地躲进了一个寿山石农采掘寿山石的山洞。这场雨一连下了几天，他也就在山洞里睡了几天，幸好没有饿死，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明



女娲画像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在上古时代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大战，共工战败，怒以头撞不周山。不周山为撑天之柱，山折，造成天塌地陷。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女娲杀巨龟取其四足将天撑住，又炼五彩石将天塌陷的大洞补好，拯救了人类。图中最上层人身蛇尾的女性神仙即为居住在天庭的女娲，在她的两侧是太阳和月亮。

太祖了。等到雨过天晴，朱元璋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时奇迹发生了，他原先满身的疥疮竟然不治而愈，原来他睡在田黄石的石粉上面了，是田黄石治好了他的病。到后来，他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还专门派太监来开采田黄石。

传说最怕“有据可查”，女娲将补天的灵石撒向寿山，那是上古时代的事，历史太久远：乾隆皇帝是“做梦”，谁也无法进入他的梦境；唯独这个传说经不起推敲。第一，朱元璋如果是为了避荒灾，绝对不可能穿过鱼米之乡的江浙，跑到时为穷乡僻壤的寿山村去乞讨；如是避兵灾，那更不可能，因为彼时他已离开皇觉寺，跑到抗元义军首领郭子兴手下当“亲兵十夫长”——警卫班长了。第二，田黄石，是产在水田里的，山洞里产的不叫“田黄”，而且迄今为止，没听说过石农挖掘到田黄要在山洞中放一段时间的事。第三，有明一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出现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杀宰相犹如杀平民。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官吏个个噤若寒蝉。如果朱元璋将田黄奉为至宝，绝对没人敢说一个“不”字。而偏偏就是在明代有个布



艾叶绿方章

印文“传语平安”“谨封”，佚名。明人谢在杭品评寿山石以艾叶绿为第一。近人龚纶对他的做法感到“实不可解，或以可混风门青耶？”明人文彭首以青田灯光冻治印，使青田之石名重士林，谢氏以闽人故，特别推重与青田封门青相似的艾叶绿或许就是为了抗衡青田石。

政使叫谢在杭的，竟然对“田黄”只字不提，而将寿山五花坑所产的“艾叶绿石”品评为寿山石第一。

其实，田黄石被发现的“历史”是很短的。在明代早中期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它的被发现也纯属偶然，据清人施鸿宝《闻杂记》记载，起因竟然是一位进城卖谷的老农，因为担子一头轻一头重，他就顺手拿了块从田里挖出来的黄石头，放在轻的一头。在路过致仕在家的著名文学家曹学佺门前时，被曹学佺发现买了下来，开始“遂著于时”。但说是这么说，从那时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田黄好像还是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喜爱寿山石的风气空前高涨，“名流学士，怀瑾握瑜，穷日达旦，讲论辨识”，甚至达到了“心目既荡，嗜好为移”的境地。康熙年间侯官（今福州）人高兆撰《观石录》对他在十余位朋友家中见到的140余枚寿山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并将其分为“神品”“逸品”和“妙品”，但是从文字上看像是田黄的恐怕只有“甘黄无瑕者”“黄如蒸栗”“如数百年前琥珀”“血浸甘黄”“黄柑巽手，秀色通理者”“新黄如秋葵者”这么几块。

其后，杭州萧山人毛奇龄撰写《后观石录》，尽管首次提出了“田坑第一”的观点，但在具体文章中还是和高兆一样“尚色不尚质”，其所列的“上品”十三块，分别为艾叶绿、羊脂、鸽眼砂、蔚蓝天、瓜瓢红、蝦背青、肉脂、炼蜜丹枣、桃花水、三合一等。从文中所介绍的情况看，恐怕只有“炼蜜丹枣”一块像是田黄！他所列举的“中上”十四块，竟然没有一块像是田黄！只在“中品”十二块中提到了“蜜蜡”“秋葵蜜蜡（一名枇杷黄）”“甘黄蜜蜡”这三块像是田黄。这从一个侧面足以反映出，就是在康





清高宗乾隆皇帝像

田黄石在清康熙年代尚不为世人所重视。这在时人高兆、毛奇龄的著述中可见端倪。自清世宗雍正皇帝开始，宫廷开始看重田黄，并将其赏赐宗室亲信。后在乾隆皇帝的推崇之下，田黄石始登上了“石中之王”和“石帝”的崇高地位。

熙年间，田黄石也还是没有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

田黄石受到重视，可能是在雍正年间，在北京的荣宝斋里，就珍藏着雍正皇帝赐给他十三弟允祥的两颗硕大的田黄方章。允祥是雍正皇帝最倚重的弟弟，被封为怡亲王，并且是个“铁帽子王”。清朝建国初期曾封了功勋卓著的“八大铁帽子王”，此种王爵可以“世袭罔替”，如袭爵者犯罪，只革其人，不削其爵，而由家庭中其他成员继承，也就是说子子孙孙永远是王。而其他非“铁帽子王”即使不犯罪也要每传一次爵位，就要降爵一级。从顺治到康熙这数十年间都没有封过其他人为“铁帽子王”，可见雍正皇帝对允祥的宠信，对宠信的弟弟封“铁帽子王”并赐予田黄玺印，也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对田黄石的重视。到了乾隆年间，田黄石因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激赏，从此取得了“石中之王”和“石帝”的崇高地位。从那时开始，田黄的地位至今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田黄石的成因及产地

传说归传说，寿山石及田黄石在地质学上总有一定的成因。

原来，在地质中生代（距今约 2.3 亿年至 6700 万年），在今日福建东部的范围内，曾出现过一次地质大变动，火山大爆发，大量岩浆突破地表形成了冲天的烈焰，伴随火山喷发带来大量的酸性气体、液体，交替分解了周围岩层中的长石类矿物，将其原先含有的比较活跃的钾、钙、镁和铁等元素分化，而保留下较为稳定的铝、硅等元素，这些含铝、硅元素的溶液，后来重新冷却结晶成矿，这就是分布在寿山乡群山中的寿山石诸矿。

至于田黄石，通行的说法是在数百万年前的第三纪末期，由于风雨的剥蚀，盛产寿山佳石的“高山”矿脉中的部分矿石从矿床中分离出来散落在溪旁的基础层上，以后逐步为砂土层所覆盖。这些矿石埋没于砂土中，天长日久，表面所含的三氧化二铁受周围土壤、水分及温度等因素的影响，渐渐酸化，使石块改变了原有的面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黄石。

根据现有的地质学成果，我们知道寿山石的形成是低温热液矿，寿山石都是“填充”在花岗岩的缝隙之中的。但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田黄石，或其他“掘性独石”却都是单一的“寿山石”，而没有寿山石和花岗岩“粘”在一起的石头。



上坂

那么，是不是当初有极少的一部分低温热液矿未能填充到花岗岩的岩缝中，而是留在地表了呢？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在地壳的变动和风雨的剥蚀下从高山上滚落到山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发现没有和花岗岩粘在一起的寿山掘性独石和田黄石。

我们不知道“高山”的原始地貌，但从今天的地貌看，高山是一座典型的锥形山峰，如果地壳变动或风雨剥蚀，高山地表的寿山石原生矿应该往四周滚落下去。可是我们至今只在“高山”东南面的坑头溪及其下游寿山溪的流域发现了田黄。而同在“高山”之下，仅隔坑头溪数步之遥的大段溪，却至今没有发现过田黄。

从坑头溪的源头坑头占到寿山溪的下游结门潭，全长8千米，出产田黄石的土地仅为1平方千米。而且即便是“出产”田黄石

的土地，也被分为：上坂、中坂、下坂和碓下坂。四坂所产的田黄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上坂田的田黄质灵色淡；中坂田的田黄质嫩色浓；下坂田的田黄质凝腻，而作桐油色；碓下坂的田黄质粗硬，色黝暗。为什么同为从“高山”上滚入田中的母石，会在各坂的水田中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前面已经说过了，田黄石的形成是数百万年的事，而“田”只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应该说人类活动产物的“田”对田黄石的外部特征及色泽变化所起的作用不会太大（但因系农民烧稻根做肥料，而造成的“煨红田”除外），影响它们的应该是日夜浸润着它的溪水——即和坑头溪的水质有着极大关系。

据寿山石农介绍坑头溪的水是非常“利”（音）的，早先人们开采的白色寿山石被废弃在溪水中，如今表皮已变黄。人类开采寿山石的历史不过一千数百年，被人类废弃在坑头溪中的寿山石历史最长也不会超过这个时间，短的可能只有几十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都会起变化，那么被浸润数百万年的田黄石其变化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寿山溪在数百万年前的原始状貌，但是就目前人们对上、中、下三坂的划分，却是与寿山村的三条溪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上坂田是坑头溪流经的地域；中坂是坑头溪和大段溪汇合后流经的地域；下坂则是坑头溪和大段溪汇合后又与大洋溪汇合后流经的地域。如果用溪水来解释田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质地和色泽的差别，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即上坂田石浸润的是百分之百的坑头溪水，这种水质中某种元素比较浓，所以被浸润的田石比较通透，颜色较淡；中坂田石浸润的是

